

读书为善两不空

陈扬桂

我家祖祖辈辈靠耕种几丘薄田养家活命。为了生活，农闲时节，祖辈们挑箩扛担、跋山涉水，远走贵州、广西卖红纸……为了撑起这个寒薄的家庭，祖父节衣缩食，送父亲念书识字，使他成为村里不多的“文化人”。后来，父亲在生产队当了会计，又在大队渔场当场长，于苦难中争得了一些体面。

可以说，父亲是尝到了读书的甜头，所以，他对我们兄弟姐妹读书特别上心。我家人口多，收入少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，与村里的同龄人相比，书都算读得多的。轮到不大不小，正好生在中间的我读书时，家里经济更加拮据了。既想要我多读书，又想要省钱，父亲就先在家教我认字、算数，然后直接把我送进村小读三年级。

读完高中，我还只14岁半，虽然个子矮小，但别人以为我成人了，同意我去百里外的六都寨修水库。修着修着，高考恢复了，父亲把我叫回来报考。因仓促应考，当年冬天的高考我名落孙山。考完后，我又要去修水库。父亲要我在家复习迎考，他先叫姐姐、后自己去替我修水库。第二年夏天的那场考试，我有幸考上了中师。

中师毕业后，我分在一所乡中学教书，头年月工资27.5元，转正后也只有34.5元。教了几年书，工资没有涨上去，比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挣的钱少多了。这时，父亲又去贵州、广西做生意了。寒暑假里，我要跟

他去做生意挣钱。可他说：“你假期也可以读书，书多不压人！”硬是不让我去。以后，他又办了加工厂，我要入股，他不同意。在他眼里，只有读书是天底下第一好事。每每这时，母亲也在一边帮腔：“钱挣多了有什么用……只有书，读在肚子里，强盗抢不到，贼偷不了！”父母的态度，使我最终断了挣钱的念想，一门心思与书为伴，即使后来改行从政，还是一有空就读书。日子长了，书的确读了不少，专科、本科文凭拿到了，业余写作发表了上百万字的作品。后来回到母校邵阳师范当党委书记，我坚持与教师一样上讲台，讲的课深受老师好评、同学欢迎。

排除杂念，专注于读书以后，我感觉到自己真的与时俱进了，便又像父亲督责我们一样，要求儿孙勤奋读书。儿子小时候读书写作业时，我也在旁边支张小桌子读书，既是监督他，也是想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他。儿子以600多分的高分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，未毕业就被一家国有大型企业把档案要了去。毕业的第二天，又以高分考进中央垂直管理的公务员单位，然后从基层考入省级机关，再又考取研究生，边工作边读研，顺利地拿到了文凭。大孙女陈炜彤，一直与我们一起生活。她好动，读书有点坐不住。我从《诗经·静女》中给她取了个名字，寄希望于她能在读书方面有点造化。为此，我经常带她去图书馆，让她多感受一下读书的氛围。

除了读书，“为善”也是我家的祖训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就经常听父亲说“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”。我问是什么意思，他说，一个人要多做好事，你帮助别人，为别人提供了方便，反过来也会方便自己。我家单门独户，能够在当地立足，得益于他广结善缘，乐于助人。而在这方面，母亲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从小去外婆家，只看见外婆一天到晚跑了东家跑西家，总是在帮人家做这样那样的好事。外婆村子有几百号人，都说“秋婆婆是百里挑一的大好人”。大家不仅对外婆特别尊重友好，对她的孙辈们也格外关心。我在院子里不管惹了什么祸，只要听说是秋婆婆的外孙，谁都对我很宽容，一个劲地说，“没事没事，以后小心点就是了”。母亲传承了外婆的优良品德，时刻不忘帮助他人，处处都在行善积德。伯祖父没有后人，本来由生产队派人照顾，后母亲悉心照料着伯祖父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，使他从未感到孤独。对八奶奶、喜婆婆等不沾亲带故的五保老人和一个孤儿，家里偶尔吃点好的，母亲总要分头给他们送过去。

老一辈的言行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而今，我在书房里挂了一副对联：“绵世泽莫如行善；振家声还是读书。”以此鞭策自己，激励儿孙，笃行不怠，努力做到读书为善两不空。

（陈扬桂，隆回人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万千气韵润仁心

——黎仁寅诗文印象

艾华林

承青淞师慈爱，要我为去年复刊的《江花》杂志做些力所能及的编务工作。因此机缘，有幸读到黎仁寅的一些诗文，甚是欣喜。匆匆浏览，其诗文如盛夏时的一阵清风扑面而来，顿感身心清凉！不论是缅怀其恩师的隐痛之作，还是为其当政地的深情歌吟，亦或是对党和人民的真情礼赞，我都为他的真情大义和赤子情怀而感佩，亦为他的清新文风、独特意韵而感染！

写诗作文的这些年，我有一个浓郁的心理感受，这个感受是许多写诗作文的前辈老师灌输给我的。从熟悉的地方写起，几乎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必由之路，但要把熟悉的人物景致写透、酿出蜜来，却并非易事。要想把平凡的人事写出彩，非有天赋才情不可。除此之外，我想应该还有一种能力，那就是如何深情地生发激情和保持激情。

在缅怀恩师黄连德先生的文章中，黎仁寅从小学三年级与恩师结缘写起，从背一首唐诗、写一篇作文，到野外体验、办学习园地；从冬天端火盆给“我”取暖，到先生爱才惜才，助力文学青年创办《哲理诗刊》，再到同仁共情……将与恩师交往的真情厚谊娓娓道来，款款深情悄然跃出。《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》不仅写出了恩师黄连德的品德，也写出了黎仁寅心中的隐痛和对恩师的深切怀念。

“冷冷的云翳，总想裹住/长在残叶上的青苔，还有/起伏、如刃的谎言，总想啄住/真理的羽翼//你的灵魂辐射出一束束正直的光焰/你的金睛喷涌出一道道智慧的清泉。”（《历史清道夫》）不用华丽的语言铺陈，不用秀美的辞藻注脚，仅用“云翳”“残叶”“青苔”“羽翼”几个简单的诗人们常用的意象，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精美画卷。这首写给普通信访员的献诗，是已故作家谢璞老先生最为称道的具有大

义的诗篇。在我看来，我觉得最让人产生共情的，其实是诗人站在唯物史观的历史观上呈现的士人风骨和精神特质。有云：“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。”就在黎仁寅主政一方时，仍不忘恩师嘱咐。一句“莫忘本哟，人间正道是沧桑”，恰恰也反映出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家国情怀。

与《历史清道夫》正面展现的情态迥异的是，在他凝视洞口时，你会看到他身为诗人的柔和姿态。他以一种置身其间的心态在关注她、阅读她、体悟她。而洞口呢，则像“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妇”，那“郁郁葱葱的森林”就好像是她青柔的秀发；那“半江”“南景”好像是她明眸的明珠……对未到过洞口的人来说，读着读着，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美艳的动人的印象展现在眼前了。

黎仁寅的心中有一种强大的气韵在流动。当遇风化雨润成诗时，那种气象就再也藏不住了。读《邵东赋》，我就知道什么叫万千气韵、圆润诗心了。

“荆楚故地，昭阳旧邑；扼湘中腹地，居衡邵走廊。天赐域民，彤云昊天而风声；邦畿厚土，龙鸾驾射而水起。开基图强，农商声名远播；薪火相传，人文气标湖湘。融通天下，光霁九州。”《邵东赋》字句精短，气韵凝练；万千变化，蕴积一心。如果没有对昭阳旧邑的深刻了解，又怎能写出如此气韵丰厚的赋文。畅读《邵东赋》，舒爽之余，我亦能感受到黎仁寅成足于胸的深厚功力。萃日月星光，传湖湘精神，这样气势磅礴、才情横溢的诗意抒写，非腹有诗书者不能为也。

子曰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”领悟古人智慧，品读黎仁寅万千气韵的诗文，“雄风缘何浩荡”的答案就跃然纸上了。

（艾华林，邵阳县人，现居云南蒙自）

用诗歌呈现心灵

——读林目清爱情诗集《心尖上的花蕊》

林日新



近日，收到一本散发着油墨芳香的诗集——《心尖上的花蕊：林目清爱情诗100首》。虽然，笔者与诗人素昧平生，但诗人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，他的乡土诗作也看过不少。像《回乡下住》《土地在改朝换代》《走近童年》等，曾深深地刺痛了笔者心灵中最软的部位，引发沉甸甸的乡愁……

林目清是洞口的一位知名诗人，1964年生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，迄今已在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芙蓉》《人民日报》等刊物报纸上发表作品，著有诗集四部、散文集一部，有作品入选《湖南省青年诗选》《中国年度优秀诗歌(2012)》等多种选本。他是一位充满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诗人，他的诗大多是关注乡土、关注民生、关注生态环境。然而，从《心尖上的花蕊》这本诗集中看来，诗人原来还是一位写爱情诗的高手。他身躯里仍然跳动着一颗“怀春少男”的心，笔下竟开出无数娇嫩无比的“心尖上的花蕊”。

林目清说：“我是一个弱小而贫穷的诗人，当我恋上人生中第一个女神，我就开始拿起笔写诗，用诗再现我的爱，记录我的情。”林目清从事诗歌创作30年，创作诗歌2000多首，其中爱情诗有500余首。

他的诗歌语言朴实，浅显易懂，容易引起读者共鸣。如《爱，从一朵桃花开始》：“爱，就从一朵桃花开始吧/每一朵桃花都藏着我的心/心总是保持着执着与美好/至于它究竟孕育出什么……但我相信爱总会有结果。”此诗不仅写出了像桃花一样美丽的暗恋，而且也写出了诗人对爱情的执着和自信。《不做世俗里的蝌蚪》，诗人用蝌蚪自喻，但为了追求爱情，他不愿做世俗里的蝌蚪，虽然“我只能在望你的水里游走”，但“我”企盼“何时能割刺自己的尾巴/跃入你的世界”。《等你在季节里》写道：“总想等你/我用一片叶子的萌芽等你/一等就过了春天/我用一枚青果的成熟等你/一等就过了夏天/我用一只候鸟的翅膀等你/一等就过了秋天/我用什么等你能熬过冬天呢。”世上再无比等待爱情还要受煎熬了，此诗写出了一个人等待爱情时那种度日如年的痛楚情景，令人惻隐动容，无限慨叹。

总之，本诗集所选的这百余首爱情诗，不仅展现了诗人对爱情独特的认知、体验、感受、理解和诠释，更充分展示了作者对爱情不懈追求、粉身碎骨勇往前进的“傻子英雄主义”气概。

（林日新，武冈人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唐谟金先生二三事

杨运焰

好久没清理书柜了。打开书柜，唐谟金先生的散文集《梦中的灯火》映入了我的眼帘，扉页上他的亲笔题词还清晰可见，他却去世一年了。看着书，思从中来，想起他对我的帮助，让我怎么也抑制不住对他的怀念。

唐谟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，为人厚道，办事认真，赢得了组织的信任，曾担任武冈市文化局副局长兼文联主席。可他“善”为官。一次，下属一个单位改建了一栋房子，乔迁之际，请他和一系列领导出席庆典。他去了，庆典一完，他抬腿就走。有人在他耳边小声地说：“别走哇，在餐厅包了餐的，吃完再走。”他说：“那饭是每餐都要吃的，非要到这里吃干嘛，回家吃不是一样？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走了百把步，来到一个修理钟表的朋友家里，进门就喊：“饿死了，你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？”朋友说：“谁晓得你要来，鼎罐里还剩一点稀饭，你吃吗？”“吃，怎么不吃？”他掀开鼎盖，吃了三大碗，饱胀而归。

他不“善”为官，却善于为文，在文学上他做过多种探索，他写诗歌、通俗文学、科普作品，还搞摄影，且多有成就。而下手较晚，又最得心应手的还是散文，《梦中的灯火》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。几年后，他与人合作，写出了第二本散文集《云山花木珍奇》，他以散文的笔调把云山的花草树木像梳辫子般梳了一遍。书不算厚，但其欣赏价值和资料价值不可低估。谟

金先生为人极其认真，为文也极其认真。记得他在写《梦中的灯火》时，将文稿清样给我，说是请我“斧正”。我看到他写武冈东塔的一篇散文中，引用了一句古诗：“绝似青云一支笔，夜深横插水精盘。”便对他说：“你这句诗引用错了，不是‘绝似青云’，而是‘绝似凌云’。”他说这句诗是从《武冈州志》上引用下来的，怎么会错呢。我说州志上也是搞错了的，你这样会以讹传讹。他不信，我们俩争了起来，他问我要依据。我说：“因为这句诗不是武冈人写的，而是外地一个姓孙的人写的，在清代袁枚所写的《随园诗话》里就有这句诗。《武冈州志》的编者引用这句诗的时候引用错了，要不东塔怎么叫‘凌云塔’而不叫‘青云塔’呢？”几天以后，他告诉我，他到图书馆查了《随园诗话》，查到了这句诗。于是在他的这篇散文中，他特意注明这句诗见《随园诗话》。他完全可以绕开这句话，但他没有，硬是要搞个清楚明白才放手。多年来，正是凭着这种执着，他的500余篇散文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《湖南日报》等报刊，有不少文章获奖，还有不少文章集结出版。

为文以外，他对提携文学新人更是不遗余力。早在1985年，他在文联主办《武冈文学》报时，从来稿中看到有一篇名叫《流水赋》的散文，作者名叫李耘华。他见稿子质量不错，就将它变成铅字刊载于报纸一

版，后来这篇文章又刊载在《人民日报》1985年2月8日的副刊版上。别人将这事告诉李耘华，李怎么也不相信，这篇稿子明明是寄给了《武冈文学》，怎么会到了《人民日报》呢？李以为那人哄他，就找到了唐谟金，问起这件事。谟金先生只轻轻说了一句：“我觉得这篇稿子还可以，就又抄写了一下，寄到《人民日报》去了。”

我与谟金老师交情不薄，我对他说话做事也就相当随意，随意到有点出格，他也不以为忤。一日，我到他家，他一如既往，热情接待。我见他的书柜没上锁，即见书起意，一边与他“套话”，一边打开他的书柜，一本本地往外拿。拿出来，码起，足有十几本。他一见，也不急，用他那惯有的慢语调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我在和你说话，你在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我在给你打扫卫生。”他还是那么慢悠悠地说：“你怎么打扫卫生扫到我的书柜里来了？”我说：“你太忙，我帮你清理一下。”“那你清出来的书呢，放到哪去？”我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：“带走呀。”他还是不恼，只是说：“我的书你怎么带走？好咧，你要拿走，我有什么办法，就让你拿走算了。”就这样，夺其所爱，十几本难得的好书，就转移成了我的财产，如今还躺在我的书柜里。

如今，我却只能对着书发思君之幽情了，真是痛哉！

（杨运焰，武冈人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